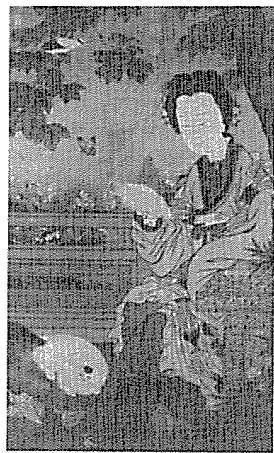


18-22
古籍版本鑑賞一

古籍裝幀演變

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組長 ◎ 盧錦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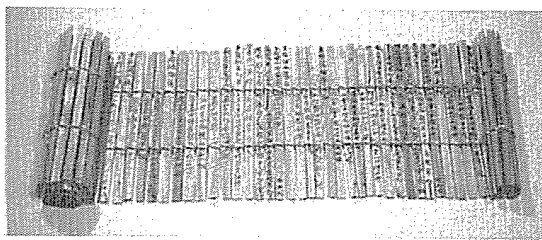
三國故事在我國民間流傳很廣，藝人相對的每多從此取材，如「關雲長夜讀春秋」即為較著名的主題之一，但卻從常見的相關作品如繪畫、雕塑等上面，多發現關公手中所執《春秋》竟是後世纔有的線裝書。又，2005年1月太原書海出版社出版成江所撰《談裝說裱》一書，其中第64頁刊載號稱五代南唐周文矩所繪《仕女》，（圖1）圖中仕女手中捧著的以及桌上放著的圖書竟亦屬明代中葉以後纔出現的線裝形式。就版本鑑定而言，裝幀形式自然不容忽略，不過更須注意的是，現存宋元5本圖書，大都經過後世重新裝幀，原來的蝴蝶裝或已改變成線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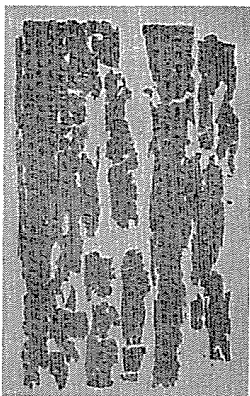
（圖1）

下面試將古籍裝幀形式的演變稍作說明，並附圖片以便參照。

◆ 簡策與帛書



（圖2）



（圖3）

前人或以為我國最早的正式圖書應從簡策說起。在紙張還未發明之前，有實物可資考證的，即先秦時代已有簡策。當時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竹和木。以竹為例，將竹筒劈片即成竹簡，首先將青皮剝去，並炙去水分，然後用筆墨在上面書寫。簡的長度不只一種，或稱重要經籍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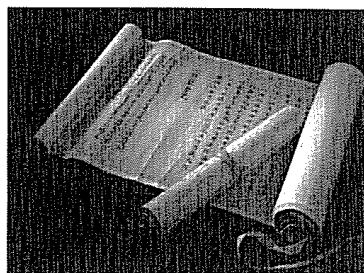
簡，傳記、諸子用短簡；字數普通為二、三十個字；又通常多為一簡一行，也有一簡二行、三行的。將若干簡編連在一起則稱為策（冊），（圖2）編連用的是絲繩或牛皮繩。後來帛書及紙本圖書之所以有界行，似仿效簡策形狀。策的最前面有時還附上一、兩根不曾書寫的簡，類似紙本圖書的護葉。存放時則以末簡為中軸從左向右收捲即可。

在竹木盛行當作圖書載體的同時，也有用絲織品寫書的，稱作帛書。（圖3）帛書可於左端連一小木軸，仿照簡策向右捲起收藏；也可採折疊方式；或裝在方盒裡。總之，較簡策輕便，易於攜帶，惜縑帛價

錢昂貴，非人人可得。後來發明了價廉物美的紙張，簡策與帛書漸廢。

◆ 紙本——卷子裝（卷軸裝）

自從東漢蔡倫改良了紙張的製作方法及品質以後，紙本圖書於是出現。紙本圖書最早的形式即為卷子裝。（圖4）其實，從前的簡策與帛書已採用捲起成束的方法，以便存放。紙本卷子裝是將若干紙張接連起來而成橫幅，紙張若薄，則於左端加一軸以便向右收捲。卷軸通常用木棒，也有較講究的，則用瑠璃、象牙、金、玉之類。一書往往含有許多卷，為免混亂，或會用布幅等包裹起來，這布幅稱作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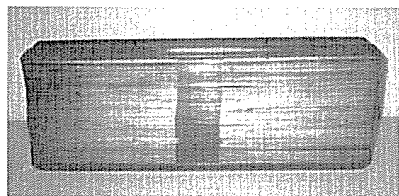


（圖4）

1900年甘肅敦煌莫高窟第16窟內的藏經洞被偶然發現，其中出土大批極具價值的文獻，世稱敦煌遺書，多屬寫卷，年代大抵自六朝至北宋。紙質堅厚，或經黃蘗汁浸染，能避蠹蝕；且紙與紙間的連接處罕見脫落，可見連接用料相當良好。除寫卷外，在敦煌所發現唐咸通九年（868）王玠為二親雕造的《金剛經》，則係現存早期刊本，亦屬卷子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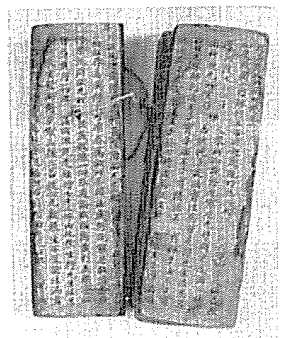
◆ 紙本——梵夾裝

這是從印度傳入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原來古代印度佛教經典等習慣刻寫在當地所盛產貝多羅樹的葉子上。先將葉子脫水壓平，裁成長方形，寫妥經文後，逐葉積疊起來，上下夾以版片，鑽上一或二孔，再用繩子穿過綑牢。（圖5）此種佛經稱為「貝葉經」。



（圖5）

梵夾裝隨著佛教傳入我國，在隋唐時已相當普及。不過到了後來，有者將原來的梵夾裝稍加改良，作為我國書籍的一種裝幀形式。除了改用厚紙代替貝葉外，主要是變貝葉的橫式（上下狹窄、左右高闊）橫寫為紙本的直式（上下高闊、左右狹窄）直寫。查閱時，鬆開繩子，逐張翻檢，較長卷方便。此種裝幀形式，在敦煌經卷中可得見。（圖6）根據記載，在我國又稱為「葉子」（後世因此以書一紙為一葉）。昌師彼得說另有一種形式，寬與高的比例約為三比二，呈扁長形，近似後來蝴蝶裝等書葉，不穿繩子而用函盛裝。今所見蒙文等佛經亦有類似裝幀，但不穿繩子而用綢緞等包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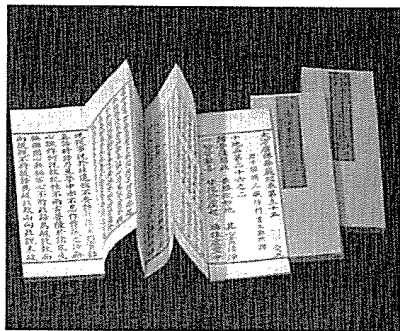


（圖6）

◆ 紙本——經折（摺）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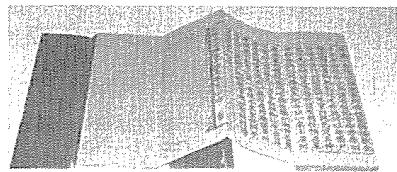
梵夾裝或葉子雖然較長卷為便於檢索，但若不穿繩子或繩子鬆脫，則容易散失、錯亂。大抵在唐末，出現經折裝，既沒有長卷舒捲不便的麻煩，又不易遺失如散葉，方法是將若干書葉

黏連成長幅，再按固定規格左右均勻折疊成上下高寬、左右狹窄的長方形，然後在首尾各黏上一張與折疊起來的書葉同樣大小的厚紙作書皮。由於佛、道兩教經典多採用此種裝幀形式，故稱「經折裝」。(圖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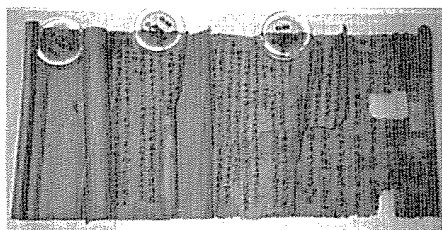
(圖7)

杜偉生先生說：在英國國家圖書館珍藏的經折裝敦煌遺書中，或於書寫時，每一折面中間兩三行上半部空出幾個字的位置，留一小塊空白，中畫一圈，此與梵夾裝漢文書籍做法近似。還有值得一提的，宋元兩代經折裝與上述明清時期經折裝的書皮裝置方法明顯不同：宋代裝在卷首，元代裝在卷尾，(圖8)書皮寬度較每一折面為寬，往左右兩個方向包裹整冊書。日本學者島田翰在所著《古文舊書考》提到宋元兩代經折裝類似日本的「囊草子」，且還以為即旋風裝，由於敘述不清楚，以致後人多認定將一整張書皮包裹經折裝書籍右側，使書籍首尾黏在一起，翻閱時迴環往復，便是旋風裝。



(圖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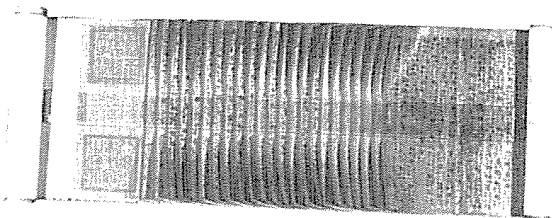
◆ 紙本——旋風裝與龍鱗裝



(圖9)

如上述，前人多將旋風裝當作是經折裝的一種變形。杜偉生先生根據現存敦煌遺書來看，所謂旋風裝是將寫好的書葉(長度多差參不齊)按順序排妥，置於一較長的硬底紙上，將各書葉一側對齊，在紙邊塗上漿糊，逐葉黏牢，然後用一根破開的細竹管夾住，竹管上打三、五個眼，用麻線縫住加固；也有不用竹管，而將書葉的一側全黏在一根細木棒上的。這種裝幀形式很像現代的掛曆，只是底紙較長，且要橫置著看。(圖9)可視為對卷軸裝的一種改良，避免長卷舒捲的不便，可逐葉翻閱，展轉至末，即以黏連的一側為軸心捲起收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相傳為唐代吳彩鸞所寫的《刊謬補缺切韻》，凡24葉，除首葉係單面書寫，全幅裱於底紙右端外，其餘23葉都採雙面書寫，逐葉向左鱗次相錯，接續首葉末尾處黏連於底紙上。(圖10)類似上述旋風裝，而更複雜，更講究，係宋宣和年間宮中裝裱匠人所創，世稱龍鱗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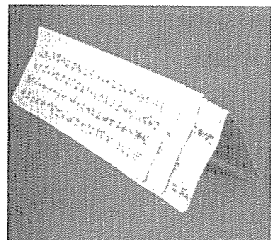


(圖10)

◆ 紙本——黏葉裝與縫續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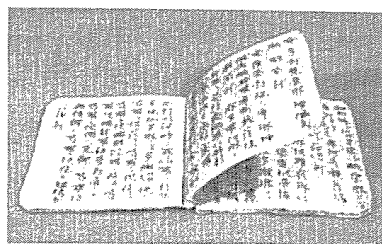
以下兩種敦煌遺書的裝幀形式大抵流行於唐末、五代時期。前者視書葉厚薄而有兩種做

法：一種書葉較薄的，就單面書寫，把有字一面作為正面，相向對折，無字的一面為背面，除首葉前半及末葉後半外，各葉背面塗上漿糊，按順序使兩葉間的背面黏合。另一種書



(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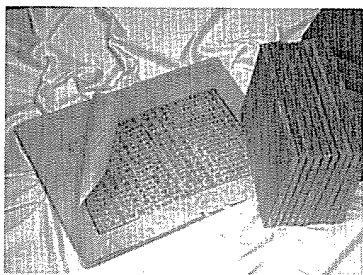
葉較厚的，先將空白書葉對折一下，折縫在右，分作四面依序書寫，然後將書葉排妥，在每張書葉折縫處塗上漿糊黏接起來。黏葉裝形似正方形的冊子，書口上下兩角大多被剪切成圓弧狀。(圖11)



(圖11)

後者或是將若干書葉疊放起來對折成為一落，(圖12)在中縫處縫訂麻線。也有將數落疊在一起，用線縫訂，而穿線方法不太規則。縫續裝亦形似冊子，或呈長方形，書口兩角又多被剪切成圓弧狀。

◆ 紙本——蝴蝶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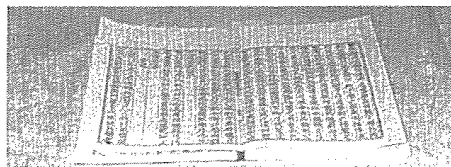
(圖13)

有說幅葉式葉子(印度梵夾裝的改良)演進而成冊葉裝。上述黏葉裝與縫續裝或可說是冊葉裝較早時期的形式，然後又出現蝴蝶裝、包背裝和線裝。

蝴蝶裝盛行於宋、元兩代。方法是將書葉有字的一面向內對折，若干書葉集齊後，葉背相對，並在對折處邊上逐葉黏牢，然後取一張硬厚大紙作書皮，書皮正中間黏著整個書背，再切齊其餘三面的紙

幅。蝴蝶裝書皮厚硬，因此可立著排列於架上，書口朝下，書背向上。(圖13)書葉邊欄外四周餘幅亦較闊大，使框內文字不易因摩擦而受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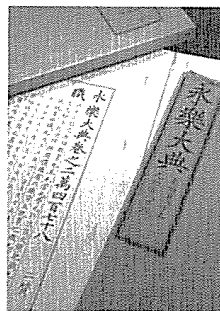
杜偉生先生說：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另創一種改進的蝴蝶裝，後人稱為「黃裝」。方法是在相鄰書葉背面的書口位置塗抹少許漿糊，使相互黏著。書背處則不再滿塗漿糊，直接用書皮包裹即可。(圖14)如此可避免版心因滿塗漿糊，久而被蠹蟲蛀壞。



(圖14)

◆ 紙本——包背裝

上述蝴蝶裝必須連翻兩葉纔能看到一葉正文，頗感不便。此種包背裝在外觀方面與蝴蝶裝近似，但將書葉有字的一面向外對折，使書葉左右兩邊的餘幅往右對齊，隨即在餘幅適當處打眼訂紙捻。所謂紙捻，又稱紙釘，就是將小張長形棉紙條搓成粗線狀，中間寬，兩頭較尖；先將兩頭各自從書葉前面的釘孔穿進，然後穿出書葉後面，再相互打結加以固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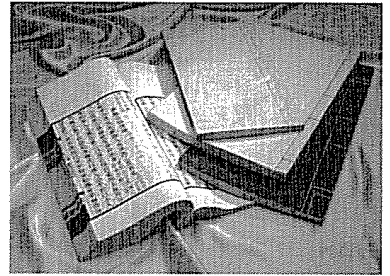


(圖15)

葉的外面加大張紙作為書皮，黏連包裹書背，同蝴蝶裝。這種書籍裝幀形式在宋元兩代已出現，一直沿用到明代中葉，而清代仍有若干官書採用。包背裝代表作可推明代的《永樂大典》。（圖15）

◆ 紙本——線裝

線裝是目前最常見的古籍裝幀形式，大抵起自明代中葉。其實，在敦煌遺書中已發現有從疊放的書葉中間用線縫訂，即上述所謂縫續裝，而線裝或可視為穿線縫續方法的一種改良。



（圖16）

此種裝幀形式的書葉對折方法與包背裝相同，但在餘幅部分適當處穿孔以紙捻固定外，另裁兩幅跟折好的書葉一樣大小的紙張作前後封面，整理妥當後將書背和上、下緣切齊，再打眼穿線裝訂成冊。一般用打上四個孔的四針眼裝法；也有在上、下兩角各加一眼而成六針眼；偶或用八針眼、十二針眼的。由於未黏裹書背，為避免書背上、下兩角摩擦受損，常用綾錦包起，叫做「包角」。（圖16）

包背裝和線裝的書籍，版心朝外，恰當書口的位置，若像蝴蝶裝一樣書口向下直立架上，則版心易摩擦破裂，因此採用平放的方式，既是平放，書皮也就不必用厚硬紙張，於是出現了軟面書皮。

延伸閱讀

1. 昌彼得，《中國圖書史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63.5再版）
2. 吳哲夫，《書的歷史》（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741第二版）
3. 潘美月，《華夏之美——圖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75.6）
4. 杜偉生，《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8）
5. 羅樹寶，《書香三千年》（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5.1長沙第一版）
6. 陳正宏、梁穎編，《古籍印本鑒定概說》（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6）
7. 國家圖書館編，《認識中國古書》光碟片（臺北：該館出版，民85.6）